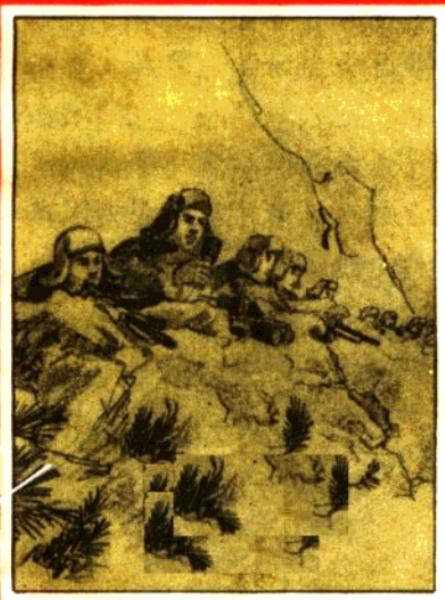




文化补充读物

我和我的战馬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出版者的話

這套通俗文化補充讀物，主要是編給初學文化的工農羣眾看的。

這套讀物主要內容是：反映祖國社會主義建設新氣象、歷史故事、民間故事、戰鬥故事、新人新事、自然科學常識，以及工農羣眾的通俗寫話和蘇聯介紹等。編寫的要求：故事生動，內容新鮮充實，都具有現實教育意義；同時，在形式方面，要求生動活潑，多種多樣化；文字力求通俗易懂，不常用字和筆劃較複雜的難字，酌加注音字母，不必要的生字，尽量省略不用。

每冊字數，均在六千字到一萬二千字左右。一般都用四號正楷字橫排，并且根據文章內容需要，每冊插圖若干幅，尽力做到文圖并茂，使工農羣眾喜聞樂見。

文化讀物從現在起，開始和廣大初學文化的工農羣眾見面了，希望能及時聽到讀者同志的寶貴意見。

1956年10月

独胆英雄

譚堯

1948年8月中秋節的那天晚上。在長清城上空射（丁廿）出了三發紅色的信号彈（勿ㄉ），炮聲隨着炮彈的飛過隆（ㄌㄨㄥˋ）地在城里響着。跟着一陣地震（ㄓㄣˋ）般的轟響，人們喊起來：“城門炸（ㄓㄚˋ）開了，冲呀！冲呀！”這時候，我隨着參謀長和突擊隊沖進了南關。在一間已經破壞（ㄤㄚˋ）的房角里，參謀長趁機看了看軍用地圖和手表，急忙喊：“通訊員！”

“有！”我很快地回答了。心里在想：這一回可有事干了。

“快！馬上把這命令送到東關團指揮所去。”參謀長簡短地說到這裡就停住了。我心裏七上八下正在納悶。“此刻在這樣一條象蜘蛛（ㄓ）網似的交叉路口，到處響着槍聲，哪裏是東關呢！”這時參謀長用他那雙明亮的眼睛看了看，好象在問：“怕嗎？”

“不，為人民的解放打仗，我絕不怕！”我想到這裡馬上回答說：“是，參謀長，把命令送到東關團指揮所去。我可以走了嗎？”

“等一下，你要沿着右面這一排房子去。”說到

这里，參謀長用右手指了一下，“三四里地，二十五分鐘一定要送到。記住，不要弄錯了方向。”

我很快地离（ㄌㄧˊ）開了參謀長后，便沿着一条狹小的街巷，迅速地跑開了。大約跑出五百公尺時，被一堵（ㄉㄨˋ）磚（ㄓㄨㄞ）牆阻住了，瞪眼向左右一瞧，兩条岔路南北分開。我心里在尋思：“哪一条對呢？”突然發現有一間被炮（ㄉㄤˋ）彈擊得正在燃燒着的房子裏，闪过一個人影，我機警地閃到路旁（ㄉㄤ）喝了一聲：“誰？”未得到回答。于是往前走了兩步，看清楚是個五十來歲的老人。就問道：“干什么的？”老人抬起头來望了望，又低下了頭，兩只手扶在膝（ㄒㄧ）蓋（ㄍㄨㄞ）上，仍然沒吭一声。我立時猜疑到這個老人是本城的，也可能是正被燃（ㄖㄞ）燒着的房子的主人哩！我便又問老人：“老人家，去東關往哪里走？”老人用手向北一指，又往東一拐（ㄍㄨㄞ）。我向老人道了謝，就朝着他指的方向走去了。

剛走出了二十多步遠，乒乓打來了兩槍。我急速的貼在牆邊往前仔細看了看，在一個倒塌的房角裏，有十幾個黑影，正往一間破屋裏鑽。我心里想：“他媽的，真躲（ㄉㄨㄛ）得妙哩，看你還能活多久！”這時我真想喊（ㄏㄢˋ）：一二班左右散開，準備射擊，然后再喊繳槍不殺……又想：“不，在這樣一條小巷子里，月亮又這樣地明亮，這樣做對我們很不利的。還是躲着走吧。”我心里很不服氣：好，等着回來再

收拾你。

当我想沿着牆根躲过去时，嘟嘟……一排自動步槍打了过来，子彈在牆上迸出了火花。再往前一看，离他十多公尺远的一間房子里，有十几个家伙往外爬着。我没有再考慮什么，立即从皮帶上拔出手榴(ㄌㄧㄡˊ)彈，朝着他們扔过去。一下子就炸倒了几个。緊接着把手裡冲鋒槍平腹一端，手指一扣，噠(ㄉㄚ)噠………敌人的自動步槍啞(ㄧㄚ)巴了。我想趁机穿过街道，忽然敌人又圍着我打过来。这时候，敌人已在那間倒塌(ㄢㄚ)的房子角里，架(ㄩㄚ)起了一挺机槍，無奈何，逼得我只好臥(ㄨㄛˋ)下不動。这一段路是洋灰路，子彈打在路面上，立刻閃出一条火花，我心里有點緊張起來：“糟(ㄢㄠ)糕(ㄍㄠ)！这地形太暴露了。”急中生智，我抬起头四处尋看，恰好在右前方七八公尺处有一个磚瓦堆，我便敏捷(ㄤㄧㄝ)地爬到那里去了。

哎，妙極了！从这里剛好能清楚地看到五百公尺以外的一條橫(ㄏㄥ)街，那里槍响的特別激烈，看起來，一定是东關了。

我心里可真高兴：看到东關了！可是，由此前去，要經過一条直街，使人討厭的事，就是离这兒不远有几挺敌人的冲鋒(ㄔㄥ)槍在接連不断的射擊着。这样一来，要想順利通过是很困难的。我全身有些發抖，“二十五分鐘內一定送到”，怎么办呢？但是我



朱远不相信自己是个贪生怕死鬼！可是又为何在这砖瓦堆里躲命呢？往前冲！沿着街道冲！不，这会被打死的。我想到这里，就把皮带系（41）紧，把枪一提就想往前冲去，但立刻又想到团长们常说的“單人匹馬作戰要機智勇敢”这句话：又在脑子里浮（匱乏）现出来。“不，在这种情况下盲目的前进只有被打死，这样死去，不僅死的沒有价值，更重要的是沒能完成任务！”思前想后，便决定暂时留下来，另想办法。

敌人不间断地向这个方向射击（41）着，子弹打得我周围的砖瓦、尘（11）土纷飞。

我把头紧紧地贴在砖瓦上，生出了一个好主意：便用手摸过来一块大石头，竖起来，把我的帽子往上

一盖，好象一个人头似的。我隨即把身子向側邊移了几步，敌人上了圈套了，所有的机槍便猛烈地向那頂帽子射擊着。我心里暗暗在笑：“他媽的，要是这帽子真在我头上戴着，腦袋不開花才有鬼哩！”这时，我急忙把信往綁（匚尤）腿（ㄤㄨㄤ）里一塞，隨手換上二十粒的梭子，准备冲出去。偏巧，敌人的槍声也不叫喚（ㄏㄨㄢ）了。七八个家伙象王八似地往前爬，不一会儿又站起來了。这帮家伙以为我早已被打死了，就搖搖晃（ㄏㄨㄤ）晃地走着。看样子是去集合逃命吧！这时，我把槍口对准了他們，手指輕輕一扣扳机，噠噠……几个家伙应声而倒。还有兩三个嚎（ㄏㄠ）叫了一声也就自動趴下去了。于是我便趁着这机会拾起几塊磚頭往前扔去。剩下几个怕死鬼吓（ㄏㄗ）得不敢動彈。我緊接着打了一梭子子彈。就趁勢象脫了繮（ㄩㄤ）的馬一样，冲出去了。料想不到，这当兒在黑漆漆的牆根下踩在一个家伙的身上。听他鬼叫了一声，好象还要向我開槍，我順手給了他一槍，血濺了我一身。

這時城里战斗很緊張，殺声震天。在前一条橫街上，一个个持着槍，躍（ㄧㄢ）進着。在明亮的月光下刺刀放出耀（ㄧㄢ）眼的光芒。往前一看，“呀！是自己的同志們哩！”心里一陣高兴。我已經找到了团指挥（ㄏㄨㄤ）所了。当把命令交给團長的時候，剛好是用了二十三分鐘。

我來到團指揮所之後，團司令部的同志們都看着我，好象在問：“你路上順利，沒受傷（尸尤）嗎？”我不自主地看了看身上的衣服“啊！這還是敵人的血哩！”司令部的同志們聽我這樣一說，都不約而同的笑了。這時候，團長也親切問我：“路上遇見了敵人了嗎？”我忙回答：“是，團長。在離這兒五百公尺處遇見了十多个敵人，還有一挺機槍哩！但是這些家伙都被我消滅掉了。”

團長親切地拍了拍我的肩（41弓）膀（勺尤'）說：“好，好一個獨膽英雄（丁山乙'）啊！”

我和我的戰馬

譚 堯

1948年12月8日。太陽從東方漸漸上升，射出了溫（火弓）暖（弓火弓）的陽光。炮聲漸漸轉向西南，而且也越來越遠了。看樣子敵人最少也在30里以外，這時候，部（勺火）隊沿着徐永公路前進着。

自从歼滅黃伯韜（玄么）兵团十個整師後，戰犯杜聿（弓）明已經驚（41乙）慌（厂火尤）失措（勺火正'）了；所謂“中原計劃”已全部破產，今天他唯一的出路只有放下武器。可是這個頑（火弓）固（《火》）頭子，他以為手下還率有丘清泉，孫良誠，李彌三個兵团共

21个整師，夢(口ㄥ)想掙扎，逃(ㄉㄤ)出人民的天羅(ㄌㄨㄥ)地網。這是他做夢也未曾想到的，他的道路只有一條……被歼滅掉。

我騎在馬上，邊走邊想。正想着，忽然馬失足了，險點兒沒把我給摔(ㄉㄨㄞ)下來。馬呀，你餓了吧！我知道，自从戰役開始以來，已經一个多月了，特(ㄉㄤ)別是最近你沒有得到很好的休息。今天你要是會說話，那一定会提出許多意見：休息，吃飽(ㄣㄠ)，是嗎？對！不久戰鬥就要勝利地結束了，到那個時候，我一定為你找個適當的、清潔的馬房來照料你；早上太陽還未出，就牽着你去吃青草。說着我就下了馬，隨在後面走着，讓馬能在这个時候得到一點休息。

忽然前面不到一公里遠的地方，打出了一排(ㄉㄨㄞ)白色的照明彈。啊！前次在濟(ㄐㄧㄥ)南戰役總攻擊之前也同樣發出這樣一排信號彈，不過十分鐘，我強大的砲兵便開始了猛烈的射擊(ㄐㄧㄥ)。這次又是一樣吧！原來敵人已被我們牽住了，很可能在這一帶地方作頑抗，也許在這裡作最後一次戰鬥了！果然(ㄖㄢ)，不過十分鐘，大砲轟轟隆隆地響起來了。這次和上次可不一样，在上一次砲声响了一段時間之後，才聽見自動槍聲及手榴(ㄌㄧㄡˇ)彈爆(ㄣㄠ)炸聲，這次却什麼武器都同時動起來了，自動槍、手榴彈一齊在响着。看來就要衝鋒(ㄉㄥ)了，可是我們仍然

按平时行军一样，队伍分三路縱隊整齐地沿着公路走着。这天也很怪，连最瘋狂的轟炸机也看不見啦。首長們也还是跟平常一样的騎着馬，不过有时候拿望远鏡看看罢了。战士們都用驚（＼＼＼＼＼）奇的眼光注視（＼＼＼＼＼）着司令員，好象在說：“您快下命令打吧！”具有丰富軍事常識的人才会知道，这样沉着的運動，是轉到敌人的側（＼＼＼＼＼）翼（＼＼＼＼＼）。

走了一会，槍声就好象在我們側后方打的，我真有點担心。象这样密集的行軍縱隊，离火線又不很远，就能这样的走着嗎？難（＼＼＼＼＼）道早已安排好火力把敌人的子彈給封鎖住了嗎？这当兒，子彈仍在头顶上不停地嘶嘶叫着，首長們可真有點大意呀！我着急啦，于是也不顧馬的疲劳了，騎上馬就走到首長的近旁，總想在这兒能得到一點安慰的好消息。

忽然一个人騎（＼＼＼＼＼）着馬从远处飛跑來了，原來是位團長來了。这位團長身材長得不很高，面容顯得有點憔悴，沒有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，可能会感（《《》》）到有點怕他；其实，他是最喜爱士兵的一位團長，平时總和战士一起談笑，打成一片，当然对敌人那是最厲（ㄌㄧㄞ）害的。他从远处跑來，還沒喘（＼＼＼＼＼）过气來，就急忙地用細小的声音向司令員談了几句。

这时，作战科長很快地从后面拿着作战地圖跑过来，司令員用紅藍鉛筆划了划，立即对團長說：“可

以回去了，要沉着些。”

一天沒見的飛機又來了，在我們要去的方向輪（ㄌㄨㄣ）番地盤旋着，又投炸彈又扫射，阻止我們前進。对敌人來說，我們这边是敌人致命的方面，因此他們才使飛機來挽（ㄨㄉ）救（ㄩㄢㄩ）危（ㄨㄟ）局（ㄩㄤ）。說不定还会用很多的兵力來对付，保護他所謂“側翼安全”；同時，也会用大量兵力企圖阻止我們的后路。

這時，作戰科長見这种情况，看了我一眼，命令我：“你立刻去送公文給友軍。”他又叮囑我：“千万要謹慎！”我高兴得跳起來。但凡是当过通訊員的人，都能体会到“千万要謹慎”这句话里的意思。这顯然是一件極重要的公文，關係着每一个战士的。

我接过公文來，立即騎上馬向前跑去。這時候我又想起馬失足的事，要是这次失足突然站下來可真怎么办呢？馬啊，請原諒我吧！到將來战斗結束之后，總有一天會給你很好的休息，牽你去草原上吃美（ㄇㄟ）麗（ㄌㄧ）的青草，到河灘（ㄉㄢ）去打滾（ㄍㄨㄣ）兒，到清清河水里去洗个干淨的澡哩！

往友軍去所要通過的道路，到处受敌火封鎖着。這兒是在一望無边际的平原上，莊稼都收割完了，要不是战争，老百姓早就忙着一切准备过新年啦。可是現在到处是槍炮声，到处是火燄（ㄉㄢ），他們唯一的一希望是我們早日打垮蔣匪軍，早一天翻身过好日

子。

要通過這片平原，首先必須要經過約五百公尺的敵人機槍火網（X尤）。另外一邊是敵迫擊砲火網，在我們老騎兵看來，砲是沒有多大關係的，比較傷腦筋的還是機槍火力網。步兵要通過頭段火網，就得要強大的砲火掩護；否則就要有防彈的甲板，有坦克那當然更好啦！現在我面前只有一匹馬，並沒有一只防彈板，更沒有什麼坦克。唯一的希望是馬能加快速度，和敵人的子彈作比賽。想着想着，我從心里感到我的戰馬是更加可愛了，它的任務是多么重大和光榮啊！

機槍打的嘶嘶叫，怪好聽，真好啊！聽聲音，可能是美造“勃朗寧”，可惜離得太遠點兒了。不，並不遠，三四百公尺正是有效的射程哩！啊，可能射手是有毛病吧，要不，彈着點總是落在我的後面呢？我順利地跑出了二百多公尺，眼看快到前面的村子了，按照距離遠近，還需要五分鐘就行了，可是事不由己，彈着點又轉到前面去了，嘶嘶叫，好象落在不過離我五公尺遠，簡直就象在馬蹄下落着似的，塵土一陣一陣在馬蹄左右噴着。看樣子，大概射手瞄準點已有修正了，也許找到了我前進速度的規律（ㄌㄩˊ）。我心理在想，難道我就這樣擔任最後的一次任務了嗎？我要犧牲在這兒嗎？不會的，活着就要完成任務。



子彈仍然不停的圍繞着我左右嘶嘶叫。不要緊的，沒關係。在這萬分緊急的情況下，我忽然想起，跳下馬來吧，臥(ㄨㄤ')下。這樣一來，敵人停止了射擊。敵人以為我早被打死了。

我在心里暗暗想：這次你再射擊也不要緊，你要再瞄準也不一定有上次准了，因為再修正瞄準點也得要時間，我只需一分鐘就行了；於是，急起動作，馬又很快地飛跑着，機槍又噠噠地叫開了。但這沒有關係，它已是來歡迎我的了。

不一會工夫，便順利地到了村子，我停了一下，喘了一口氣，回過頭一看，小聲地說：“狗日的，把你們氣壞了吧，為什麼槍不叫了呢？對啦！可惜機槍彈不能轉彎，那就請你們快去找迫擊砲去吧！”

我就這樣的通過了敵人封鎖線，順利地完成了任務，心里說不出有多麼愉快哩！可是這時，我那平素(ㄩㄨ)精神高昂(ㄉㄤ)的戰馬，真是有些太疲累了，頭往下垂，也許它是在尋找食物。我摸了摸它的咀唇，

我心里不禁(ㄐㄧㄣ)一陣难过，对它說：“謝謝你的幫助，战役快結束了，你抬起头看看：四面八方的战士們正在挖(XY)塹(ㄔㄢˊ)壕(ㄏㄠ)，炮兵們的大炮已經抬起头來了，瞧着吧！杜聿明战犯就象放在口袋里似的，命令一下就把他勒(ㄌㄩˋ)死。讓咱開个慶功大会，过个痛快的勝利年吧！”

为了美好的明天

王熙麟

这是守备漢江南岸灘头陣地的最后一夜。

臘月的夜里，北風卷(ㄐㄢㄞ)着雪片在山谷(ㄍㄨ)中呼嘯(ㄒㄧㄠ)，滿是彈坑的山头上，厚厚地披上了一層白衣。鬼子的跑火停了，空氣里还夾雜着火藥(ㄉㄤ)的氣味。

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翻身跳出工事，跑到右边工事旁悄悄地叫：“吳振昌，吳振昌！”吳振昌和李万富还在一个窪(XY)坑里跳躍取暖，大头鞋在脚上踩的吱吱發响。我一招手說：“趁这工夫，咱們來修補一下工事吧！”他們倆跟声跑了过来。

我們用手扒開半尺多厚的雪，想挖些土往防空洞頂上蓋。可是鋤一碰地面，噠(ㄉㄤ)啷(ㄉㄤ)一声一道白印，咋(ㄓㄚˋ)也挖不進去。我忙拔出吳振昌

的刺刀，猛(口L)勁挖起來，起初還覺得凍手，後來啥也不知道了。挖了一大堆土塊，我手心打了个血泡。我們把土塊壓在防空洞頂上，又揚上些雪粉，我仔細端詳一番，又牢固又不容易暴露目標，我們高興地說：“杜魯門，你有砲彈就打吧！”

“班長，你有烟嗎？”吳振昌實在癮(1ㄣ)的忍不住了。

我順手掏出那把保存了20多天沒舍得抽的烟末末，讓他到防空洞里去吸，我替他們監(41ㄉ)視着敵人。

我抱着自動步槍坐在洞口上，伸手揉(日又)着干澀的眼睛。吳振昌手拿卷烟笑着說：“我們20多天沒撈到一滴水喝，炒面充飢，雪水解渴。你說毛主席知道不？”

“當然知道囉，柴川若同志不是回國作報告了嗎！聽說毛主席親自和他談了話，啥也都打听到啦！”沒等我說完，他倆齊聲說：“對！我們一定立國際功給咱祖國爭光榮！”我說：“這可是立功的節骨眼啦，為了祖國美好的明天，我們不能後退一步，要堅決守住陣地！”吳振昌捏滅煙頭說：“只要有咱人在，怎樣也得守住陣地！就是我們犧牲了，我相信，陣地也一定是我們的，……對吧！班長。”我點了點頭。

回到工事里，心中翻騰(去L)起來，我想：



“光死打硬拚（ㄉㄧㄤ）不行啊，得琢磨個道道守住陣地才對。”根據幾次作戰經驗，我知道鬼子最怕近戰；我們子彈又不多了，該用手榴彈消滅敵人了。同志們決心挺硬，沒有問題都能做到沉着大膽。我心裏有了底，忽然我站起來，命令吳振昌：“你告訴李萬富同志，手榴彈全擺在工事前，等敵人走近，聽我的命令一齊打！”說完，我也把20多顆手榴彈擺在工事前，“上來吧！讓你嘗嘗中國人的鐵元宵！”

隨風傳來砲彈出口聲，山頭上又有几處炸得焦黑了。

時間不大，三十幾個長腿鬼影子，悄悄摸上來了。起初他們很小心，分成几路進攻，後來見我們一槍沒放，膽子就大起來了，又搬（ㄉㄤ）來了老一套的

羊羣戰術”。近了，連軍官的叫聲也聽到了，有十九個鬼子已經跑到離我們20幾公尺的地方，呼哧(ㄩ)呼哧地喘氣也能聽到了。這時，我身上象觸了電，往高一蹦(ㄩㄉ)，拋出顆手榴彈，大喊一声“打！”手榴彈象冰雹飛過去，彈皮石塊騰空而起，立刻傳來鬼子的慘叫声。沾着血肉的“羅斯福”呢衣服，也挂(《ㄨㄚ》)滿了樹枝。

鬼子嚐完了“鐵元宵”的味道後留下20多具屍體，呴(ㄩㄧ)哩(ㄌㄧ)唔(《ㄨˇ})嚕(ㄌㄨˊ)地滾(《ㄨㄣ})下山去了。

我覺着腦袋發沉，用手一摸，嚇！是血，啊，掛花啦。吳振昌跑過來給我包紮，他說：“可能是石头崩的，伤口挺長……”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，便微(ㄨㄟˊ)笑一下說：“我還沒覺得痛呢！”說實在話，頭疼得嗡(ㄨㄥ)嗡在叫着，我對同志撒了謊。我怎麼能下去呢？現在，一個人頂十几個人用，連炊事員同志還守山頭呢！我還能拋手榴彈，我清楚地記得自己的誓言，下定決心，只要有這口氣在，我就要帶領全班擋住鬼子的進攻！

手榴彈打光了，敵人拂曉攻擊是一定的。我忍住頭痛，撐着身子跑出工事，想找排長談情況，可巧碰上了指導員，我們在雪地上坐下來。指導員對我說：“敵人糾集很大的兵力，準備向我灘(ㄤㄞ)頭陣地猛撲，你班的陣地重要，如果失守……”我站起來立